

# 畫山綉水



自從唐人寫了一句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的詩，多有人把它當做品評山水的論斷。殊不知原詩只是出力烘燙桂林山水的妙處，並非要褒貶天下的山水。本來山水各有各的特殊風致，桂林山水那種清奇峻拔的神態，自然是絕世少有的。

尤其是從桂林到陽朔，一百六十里漓江水路，滿眼畫山綉水，更是大自然的千古傑作。瞧瞧那漓水，碧綠碧綠的，綠得像最醉的青梅名酒，看一眼也叫人心醉。再看看那沿江擴張的怪石奇峯，峯峯都是瘦骨嶙峋的，卻又那樣玲瓏剔透，千奇百怪，有的像天馬騰空欲飛，隨着你的想像，可以幻變成各種各樣神奇的物件。

如果你不嫌煩，且請閉上眼，隨我從桂林到陽朔去神遊一番，看個究竟。最好是隻一隻竹篷小船，正是順水，船穩，船裏又明亮，一路山光水色，緊圍着你。瞧使你的眼福好，趕上天氣晴朗，水面平得像玻璃，漓江就會畫着一片淡金色的山影，暈暈糊糊的，使人恍惚進進到恬靜的夢境裏去。

可是你千萬不能懷念了眼前的船家。他們可是漓江上生活的實業家。那船家或許是位手腳健壯的壯族婦女，或許是位兩鬢花白的老人。不管是誰，心胸裏都貯藏着無數迷人的故事，好似地下的殷鑿水，只要戳個小洞，就要噴濺出來。

你不妨這樣問一句：「這一帶的山脈，都有個名兒沒有？」

船家準會說：「怎麼沒有？每個名兒都有來源呢。」

進到來了另一座怪山，山峰是極陡的，船家說那叫父子岩。懸崖上不

見似人的形象，為什麼叫父子岩，就難懂了。你耐心點，且聽船家說吧。

船家輕輕搖着船，會告訴你說：古時候有父子二人，姓龍，手藝巧，最會造船，造的船裝得多，走起來跟箭一樣快。不料叫墟子上一個萬員外看中了，死逼着龍家父子連夜替他趕造一條大船，準備把當地稻米都搜括起來，到合浦去換珠子，好獻給皇帝賞官做。稻米運上了，豈不要鬧飢荒，餓死人麼？龍家父子不肯幹，藏到這兒的岩洞裏，又缺吃的，最後餓死了。父子岩就這樣得了一名，到如今大家還記着他們的義氣……前面再走一段水路，下幾個灘，快到寧婆了，也有個故事……

究竟從那年代傳下來這麼多故事，誰也說不清。反正都說早年有這樣個善心的老婆婆，多年守寡，靠着種地打草鞋，一輩子積攢幾個錢。她見來往行人從江邊過，山路險，難走得很，便拿出錢，請人貼着江邊修一段橋。修着修着，一發出水，沖垮了，幾年也修不成。可巧歌仙劉三姐路過這裏，敬重寡婦心地善良，就親自參加砌橋，一面唱歌，唱得人們忘記疲乏。一鼓氣把橋修起來。劉三姐展開歌扇，扇了幾扇，那橋一霎眼變成石頭的，永久也不壞。

……前邊那不就是寡婆婆？你看臨江拱起一座石岩，下頭掛着幾個岩洞，乍一看，真像橋呢！岩上長滿盈盈的桉樹、杉樹、鳳尾竹，清風一吹蕭蕭颯颯的，想是劉三姐留下的農桑的歌音吧？

船到這兒，漸漸接近陽朔的境界，江上的景色越發奇麗。兩岸都是懸崖峭壁，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裏去，像蓮花，像海棠葉，像一掛一掛的葡萄，也像仙人騎鶴，樂手吹簫……說不定你忘記自己是在漓江上了呢！覺得自己好像走進一座極珍貴的美術館，

到處陳列着精美無比的石頭雕刻。可不就是嘛，右首山頂那塊石頭，簡直是個妙手雕成的石人，穿着長袍，正在側着頭往北望。下邊有個婦人，背着娃娃，叫做望夫石。不待你問，船家又該對你說了：早年閑災荒，有一對夫婦帶着小孩，背着點米，往桂林逃荒。逃到這裏，米完了，孩子餓得哭，哭得夫婦心裏像刀絞似的。丈夫便爬上山頂，瞭望希望桂林還有遠方，妻子又從遠方瞭望丈夫。剛巧在這一刻，一家人都死了，化成石頭。這是個神話，卻又是多麼痛苦的事實。

江山再美，誰知道曾經洒過多少斑斑點點的血跡。

你或許會說：「這都是以往的事了，現在生活變了樣兒，山也應該改名，別盡說這類陰陰慘慘的故事才好。」

為什麼要改名呢？就讓這座極美的江山，永久刻下千百年來人們艱苦的生活吧，這是值得引起我們深思的。今後呢，人們在嶄新的生活裏，一定會隨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態，展開他們的想像，創造出新的神話，新的故事。你等着聽吧。

## 「詩品」補

廣東出版的「作品」月刊，有叫做「詩品」的專欄，猶如北京「詩刊」的「新詩話」一樣，登載有關詩歌問題的短文，或則三、五百字，或則三、五十言，短小精悍，時見佳篇，相信是為廣大讀者所喜愛的。

最近一期「作品」中的「詩品」，有一篇題為「詩詩偶拾」，署名紀亭。文章寫道：

「詩初成時，未見可處者。姑置之。明日取讀，則瑕疵百出，乃反覆改正之。隔數日取閱，疵累又出，又改正之。如此數日，方敢示人。」

「上面所引，是唐子西的詩，袁枚很贊同此說，並作了補充：『然有天機一到，斷不可改者。』後來他在『談詩品』中，把唐子西的話和自己的見解合為一說：『知一重非，進一重境；亦有生金，一鑄而定。』

「我以為學做詩，當更重視『知

一重非，進一重境』，如唐子西改之數回，『方敢示人』為須。須知，袁枚之所謂能『一鑄而定』的『生金』，也是經過挖掘千百方泥土，淘洗千萬次才得來的一小顆一小顆金砂，又經熔鑄才成金子的。誰見過有人一下子就挖出一個金娃娃來着？」

關於改詩，似可一提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故事。惠洪「冷齋夜話」云：『白樂天每作詩，令一老嫗解之。問曰：『解否？』嫗曰：『解。』』則錄之；『不解？』則易之，故故不識之。』

這故事未必真實可靠，惠洪貶白詩為『鄙俚』更屬妄言。白居易的詩，語言通俗，卻不粗糙，流轉自如，其境界並不易到。假如白樂天作詩之後，果是先給老百姓看看，問他們懂不懂，然後進行修改，這更值得稱道。

詩也好，文也好，缺點往往自己看不出，別人卻一眼便看出來了。定稿之前，請人批評一下，哪怕只是一個個人，對自己一定會有幫助的。當然，麻煩別人的事未必經常可做，但養成接受和尊重別人意見的精神，卻是不可少的。

## 文選 綜合

龍，魚目混珠。嫫母衣錦，西施負薪。」他用一個接一個的比喻，連珠砲發，對當時朝廷裏那種權奸得意、賢才落魄的局面，義憤填膺，簡直是指着鼻子罵。他不去「苦捨乞食尾」，而宣稱：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，使我不得開心顏！」他的抨擊是直截了當的，沒有多少顧忌。他心中沒有一座閂門，節制他感情的潮水，這就與杜甫很不相同。

二、就想像的方式來說，李杜也很不同，試以他們二人寫山為例，乾元二年秋末，杜甫從秦州往成都途中，有一系列描寫途過高山峻嶺的詩：

「山峻路絕跡，石林氣高浮。安得萬丈梯，為君上頭。」「南登木門石，千岩自崩奔。」「仰凌凌道細，俯映江木疏。」他的想像始終沒有離開實有的景物，總是把實有的險峻形象展開在讀者的面前。

李白寫的就不同了。『遊仙山之峻極兮，聞天籟之嘈嘈，霜崖縫合兮，若長風扇海，湧滄溟而波濤。』

「玄猿綠狹，瑟瑟峯巒，危柯振石，駭魄懼魄，羣呼而相呴。」峯巒峻以路絕，掛星辰於岩巒。想像已經從實有的景物飛向虛幻的境界，從層層疊疊到風扇波濤，山彷彿動起來了；

從山的險峻聯想到駭魄懼魄的猿狹，恐怖氣氛就出來了；從山的高峻

想到星辰彷彿掛在山上，山真高起來了。他把高度誇張了的險峻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。有名的「蜀道難」和「夢遊天姥吟留別」中，想像的變幻的恍惚，五彩織紛，更令人嘆為觀止。

三、就刻畫形象的手法來說，用圖畫來比方，李白的是寫意畫，杜甫的是工筆畫，李白以寫意傳神，杜甫以刻畫入微見稱。杜甫寫春雨：「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。」是「潛」是「無聲」，寫得那樣準確，換一個字也不行。寫舟行：「石出倒聽楓葉下，船搖背指菊花開。」舟行於石崖之下，石崖橫出，則落葉之聲在上，故曰倒聽；飛櫓迅移，則菊花之移忽後，故曰背指。不是細心觀察，反覆捉摸，是寫不出來的。

李白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只在大處着墨，描寫神態，而拋開其他。他筆下的形象，往往是粗獷的、壯闊的。

「項王氣蓋世，紫電明雙龍。」只畫羽翼，突顯威勢，就把那英雄氣概寫活了，至於面貌、身軀、衣冠、動作，都留給讀者去聯想。

「象鳥高飛，孤雲獨去闊，相悉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。」敬亭山是個什麼樣子呢？他沒有寫。你就去想像吧！

它悠閒得，彷彿也有感情，至於形狀、色彩，讀者可以憑自己的想像去再創造了。

上文一位前輩解說陳毅將軍「冬夜雜味」中「吾讀」一首，並指出這位革命詩人怎樣博取長處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，因記其意，寫了一篇札記。後來友人問及：陳毅將軍說，「吾讀太白詩，喜有浪漫味」，究竟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點是怎樣的？陳毅將軍又說，「吾讀太白詩，喜有浪漫味」；究竟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點是怎樣的？陳毅將軍又說，「吾讀太白詩，喜有浪漫味」；究竟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點是怎樣的？陳毅將軍又說，「吾讀太白詩，喜有浪漫味」；究竟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點是怎樣的？

筆者後學，無法解答這些問題，於是又請教那位前輩。這次可和上次不同，他只說一鳴驚人，日後就會明白的。當初感到有點莫名其妙，但過了一天，卻知道是怎樣一回事。他託人送來幾本中國文學史的專著，並寫了字條囑咐好好讀一讀裏面關於李白的部分，特別是關於李白詩歌藝術特色的部分，自己去尋求答案。筆者知其用意，在忙亂中也跟着要讀書，並寫了如下的札記。

風格即人格。李白「少以俠自任，而門多長者車。常欲一鳴驚人，一飛沖天，……慷慨自負，不苟常調，器度弘大，斷即於天」。李白從少年時代的任俠好義，青年時代的仗劍浪游，壯年的得意和挫折，到晚年的悲慘結局，這都反映在他自己的詩篇中。在李白詩情浩蕩的海洋裏，站立着詩人自己的光輝的浪漫主義的形象。

李白不但有大鵬一樣扶搖直上青雲的大氣魄，也有對人民疾苦的眷念；有青松的傲岸，也有楊柳的多情。他快樂的時候是：「仰天大笑出門去」，苦悶的時候是：「舉杯消愁月」。他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」的童心，也有「我醉歌眠卿且去」的天真。他有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的青春奮發的歌唱，卻是寫不出來的。

李白不但有大鵬一樣扶搖直上青雲的大氣魄，也有對人民疾苦的眷念；有青松的傲岸，也有楊柳的多情。他快樂的時候是：「仰天大笑出門去」，苦悶的時候是：「舉杯消愁月」。他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」的童心，也有「我醉歌眠卿且去」的天真。他有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的青春奮發的歌唱，卻是寫不出來的。

李白不但有大鵬一樣扶搖直上青雲的大氣魄，也有對人民疾苦的眷念；有青松的傲岸，也有楊柳的多情。他快樂的時候是：「仰天大笑出門去」，苦悶的時候是：「舉杯消愁月」。他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盘」的童心，也有「我醉歌眠卿且去」的天真。他有「天生我材必有用」的青春奮發的歌唱，卻是寫不出來的。

李白不但有大鵬一樣扶搖直上青雲的大氣魄，也有對人民疾苦的眷念；有青松的傲岸，也有楊柳的多情。他快樂的時候是：「仰天大笑出門去」，苦悶的時候是：「舉杯消愁月」。他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盘」的童心，也有「我醉歌眠